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001/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二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宋史新編二百卷附錄一卷(三)

〔明〕柯維騏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

宋史新編二百卷附錄一卷

(三)

〔明〕柯維騏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史新編

二百卷》提要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

呂大防

字晦叔

呂大防字晦叔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贊比部郎中通判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疏泉為民賴之號呂公泉歷官權鹽鐵判官英宗立自太常博士與范純仁並命為監察御史裏行疏言紀綱賞罰未愜四方之望者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非者京師大水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運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心時議濮王稱考又奏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欲加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心也章案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歷知制誥出知延州環慶兵亂落知制誥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求輿星求言陳說九宜曰治本曰綏末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此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此綏末之宜二也虛受言之賤

實獲官之罰恕誹謗之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也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召召為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遷吏部尚書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三年起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哲宗年益壯大防以勸學為急撫乾道以來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哲宗御選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丁度所論祖宗家法大防因推廣以進曰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爭長之法也前代宮閤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奢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仕官禁出與入輦祖禁皆步自內庭山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荷前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本朝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大防朴厚慈直不植朋黨謹范純仁並

惟同心戮力以相王室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為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穎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紹述說行連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卒年七十一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日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如神宗嘗目送之與大忠及第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為鄉約薄俗為鈔焉徽宗立復其官高宗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諡正愍大忠字進伯第進士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立緣邊封溝大忠與范育微命俱辭行大忠陳五不可以為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會遭喪起復知代州換西上閣門使知石州契丹復使蕭禧來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枕議知不可奪議卒不決罷忱還二司大忠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為界馬元覽中為河北轉運判官上生財養民十二事徙提點淮西刑獄時河決飛蝗為災

大忠人對極論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知秦州進實文
關待制馬消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曰狀
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既爲判官則不可令科舉之
習既無用脩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治民
之要有自以爲得師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聽
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言行止焉吾不敢不肅紹
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行以秦渭之事大忠
奏對欲以計徐收橫山不求近功既而鍾傅城安西王
文郁亦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大忠議不合又乞以所進
箴爲大防量移惇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異徙知同州

宋史編年

甲

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

大鈞字和叔父黃六子五登科大鈞第三子也中乙科
調秦州右司理參軍歷諸王宮教授求監鳳翔船務制
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微爲從事既出塞轉
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大鈞請於种諤
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
耳大鈞性剛直卽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
無君父乎諤意折彊謂大鈞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
禍矣大鈞怒曰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
乃許稷還是時微人鈞盛氣謂諤稷且不免未幾卒年

五十二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尤喜講明井田兵
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
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

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通六經尤邃於禮嘗論選舉欲
立士規以養德薦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
別能否脩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
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爲
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內則論道于朝外
則主教于鄉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
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

宋史編年

五

之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
學脩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
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興州南宮令與信都令李冲清
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累擢檢正中
書禮房默默非所好也才月餘爲監察御史裏行欣然
就職未及陞對卽奏論亳州獄數事及入見神宗面賜
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
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
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

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有愛君憂國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使會於大中之道又論率錢助役十害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張琥作十難詰之琥辭不為司農會布請為之且幼摯繪欺誕懷向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厭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曰臣所向者義所

宋史編年

六

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語甚激切不報摯明日復上疏曰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白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二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廢之嶺外神宗不聽但謫監衡州鹽倉繪出知鄭州琥

宋史編年

七

亦落職摯乞詣鄆遷葬然後赴貶所許之久之發遣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併及南京關伯微子廟學款口一至於此往語留守張方方平罷然摯為太師關伯遷商立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得大患留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帝謂慢神辱國莫甚於斯詔悉罷諸人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再遷右司郎中初宰樣每於執政分廳時請問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摯始請以公禮聚見其決可否或不便摯所請坐以

者過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
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爲而
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又請雜用經義詩
賦取上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巖叟
爲言官執憲數月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誨元祐
元年擢御史中丞連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
郎肇與同列奏事論人才肇曰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
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
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
用六年拜尚書右僕射肇性峭直觸機輒發不爲利林

宋史蔡肇傳

威誘子弟親戚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
朝廷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
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
先是邢恕謫官永州肇故與恕善嘗書有第往以俟休
復之語鄭雍楊畏方交章擊肇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
復語出周易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梓諸
子故與肇之子游肇亦間與之接雍畏謂爲牢籠之計
以冀後福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郛州七年徙大名又爲
雍等所過徙知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肇變法棄
地罪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

宋史蔡肇傳

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惶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
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紹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
於色無一言及遷謫四年陷邢恕之謗貶鼎州團練副
使新州安置惟一子從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肇嘗論
列文及甫又論其父彥博不可爲三省長官改止爲平
章重事彥博既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脩撰補外母喪
將除肇與呂大防猶當國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當
塗猜怨於庸揚者益深其徒實繫司馬昭之心路人所
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
寒心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以兄
忠彥爲粉昆也恕以書示蔡頌蔡渭渭上書訟肇及大
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時章
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肇及梁燾至
嚴叟等以爲肇有廢立謀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
蹇序臣雜治及甫託其亡父言以眇躬指上以昭此肇
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又
問實狀但云疑其事勢如此會肇卒京奏不及考驗遂
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
立詔反其家屬得歸葬遂貶及甫并涓於嶺外復肇中
大夫蔡京爲相降詔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大

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謚忠肅。學書自幼，至老不倦。嘗奉家藏書多口誦，校少好禮學，晚好春秋，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子歧能爲文章，遭黨事，爲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南安人。父紳，葬丹陽，因家焉。第進士，歷知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審，脩不復省矣。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遷集賢校理，富弼與韓琦爲相同，表其廉退，以知頤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頌待之以禮，至忠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歷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特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對神宗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宣官五品，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汗辱衣冠耳，乃免杖黥流海外，遂爲定議。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擢除監察御史，稟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廢棄法制，未敢具草。次至李定，臨亦封還。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歲餘，知婺州。方沂桐廬，江水暴迅，舟橫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

人以爲純孝，所感徙亳州，加集賢院學士，知樞天府。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祕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及脩兩朝正史，轉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名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一

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靈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有獄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祕書監。知濠州後，又被譖，在開封時，寬國子博士陳世儒夫婦重獄，逮御史臺，神宗察非頌罪，猶坐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卿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因陞對神宗，謂頌曰：契丹通

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聘儀式欲有差誤非不
能早成此書耳書成帝命序引喜曰正新序耳之文賜
名魯衛信錄除吏部侍郎遷光祿大夫元祐初遷至吏
部尚書兼侍讀奏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偏偏
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
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別
製渾儀因命頒提舉頒既遂於律曆以吏部令史韓公
廉曉等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則此未有也遷翰
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
門下侍郎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者御史名敢言既爲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監司矣今因赦令及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
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爲觀文殿大
學士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徙河東辭不行告老以中
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師致仕方頌執
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
大臣奏事但取決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
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
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
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曾累貶郡公卒年八十二
贈司空頌器局闊遠不與人較長以禮法自持

奉養如寒士自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
官筭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嘗議貢舉欲先
行實而後文藝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遽之
范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登進士第調知
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辭時胡瑗孫復后介李
觀皆在仲淹門純仁從之游講肄至夜分不寢置燈帳
中帳頂如墨父沒始出任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諭民
植桑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號著作林歷
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會議樸王
典禮純仁言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不聽純仁還所授告救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
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
出房閤恐異日爲權臣矯託之地尋詔罷追尊起純仁
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
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以陝西城郭兵
食爲問純仁勸帝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
日意外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
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倍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
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曰卿

善論事宜為朕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乃作尚書以進加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純遜小臣咨訪純仁言小人知小忘大貪近昧遠其言不可不察又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已者為不肯合意者為賢人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客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凡所上章語多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錄中書安石乞加重貶帝不從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純仁戒州縣未得遽行新法安石怒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帝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帝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壤願別謀帥臣市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為朕悉心爾遂行環州种古執執羌為盜流南方過慶呼冤純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謫訟詔御史治干寧州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

者獄成古以誣謫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巧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復知河中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為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為政將盡改熙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光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哉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中黨草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嘗為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非為綰也綰既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王觀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二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

之禍并錄歐陽脩明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興厚上
確車蓋亭詩以爲謗詆廷議欲寘罪憲唯純仁與左丞
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
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
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
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
字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
事其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
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確卒貶
新州大防奏確黨人其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明黨難

宋史新編卷五

六

辨恐誤及善人退復上疏論之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
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
士知穎昌府歷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曰或謂卿必
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語對曰此二人
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
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
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
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所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待
從諫諍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不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

者遠綴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群小力排宣
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
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
垂簾事詔書上之李清臣殿試策問爲紹述之說蘇轍
奏辨引漢昭變法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
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
史無貶辭轍殆非謗也且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
右丞邵淵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
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爲少齊轍平日與純
仁多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純仁凡薦引

宋史新編卷五

七

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
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
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帝既召相章惇純仁
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穎昌府
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
惇先期阻其事純仁聞而憂憤上疏爲申理且曰臣曾
被大防等排斥陛下所親見臣之激切蓋仰報聖德耳
惇不悅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
副使未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
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

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
諸子怨悼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
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韓維責均州其子
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役
法與光異議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
朝論事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有愧心而生
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即日
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來賜茶藥諭
意虛相位以待不數月連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
使賜以優詔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純仁乞歸許養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疾帝不得已許之因遣上醫視疾復從所請賜章服酬
醫疾革口占遺表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為恨疆場未解
嚴為憂凡八事卒年七十五詔厚賜官給其葬贈開府
儀同三司謚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夷
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
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在洛與司馬光諸賢為真率會
脫粟一飯酒數行而已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
子恩多先疎族神古之獄不少芥蒂且念先世契誼薦
擢之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每
戒子弟曰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畏

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
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
爾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
德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正平正思

正平字子夷有學行父平詔特增恩澤正平推與幼弟
紹聖中為開封尉與蔡京有隙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
父遺表又言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二聖虛佇之
意遂逮御史獄極楚甚苦驗皆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
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餘人會赦得歸
頴昌唐君益為守取所賜碑額表所居為忠直坊二子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竟撤去之正平晚益工詩者荀里退居編以壽終
論曰呂大防劉摯蘇頌范純仁咸先朝宿德負忠直之
望元祐相繼秉政殆不媿溫公申公矣然調停回河西
邊之議蘇轍於呂劉弗滿焉故曰知者千慮必有一失
二人並為姦邪所構死於竄置不寬哉純仁雖不能如
頌之無咎然皆被卷徽宗以壽終牖下何四賢之禍福
若是殊也申包胥曰人眾勝天天定勝人係於所遭焉
耳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王存

字正仲

丹陽人

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登進士第山簿命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政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論事多不合在三館歷年不少以干進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知言者元豐初神宗察其忠實無黨累擢右正言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判太常寺論熙寧以來群臣緣論事得罪或誣誤被斥者宜隨材召擢語合

宋史新編卷五

上意收拔者甚衆又言赦令出上恩而議法治獄者乞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謁本防請託而弔死開疾一切杜絕皆非便執政不悅五年遷至兵部尚書轉戶部元祐初連遷尚書左右丞蔡確以詩怨訕有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爲確罷知蔡州蓋存初轉兵部確力也人善其能損怨云又知揚州進至資政殿學士召爲吏部尚書時劾黨之論凌熾存爲哲宗言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寧

遷遷右正言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存年七十五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激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宋史新編卷五

孫固字和父管城人登進士第始仕州縣爲宰則韓琦所知歷官顯王官符講嶺主爲皇太子又爲侍讀即位擢太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仲諤取綏州固上言兵凶器也動不可妄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出知瀘州還復領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猶欲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又極諫青苗匪便時議僉僖祖爲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祖光武中興不敢祖春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請以爲始祖而別爲僖祖立廟禘祫之日奉祧主東向以仲其益韓琦是其議而安石主僖祖語在禮志出知真定府又知開封府進至樞密直學士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諫者告夏人幽其主帝欲西討固數

者也世以爲確論紹聖時奪道澤元符列黨籍徽宗以固嘗爲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翔之蓋屋瞻登進士第初歷州縣有惠政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英宗稱善時議追崇濮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力爭會使契丹及還聞呂誨等以諫濮議罷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効伊尹傳說

二太皇太后語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懿簡紹聖中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瞻著春秋論二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錄一卷

傅堯俞字欽之濟源人十歲能爲文未冠登第石介每過之未嘗不在介曰少年不以游戲爲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鄙雜介奇之歷知新息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爲監察御史仁宗春秋高堯俞請建儲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爲皇子有司闕供餽堯俞言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供具甚厚英宗卽位轉殿中侍御史遷

起居舍人內侍任守忠讒譖兩宮堯俞諫皇太后曰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兄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隆矣於是皇太后遷政遂守忠堯俞言於帝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友側遷右司諫同知諫院帝眷遇堯俞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繫下帝納其言大臣議漢王稱皇考堯俞與侍御史京諤抗論凡十餘疏遂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

宋史新編卷五

五

既以陛下爲子當是時漢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能一顧則水不潤下今以漢王爲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呂誨等皆以諫濮議罷堯俞請同貶遂出知和州神宗卽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爲告安石愠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祠先是

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坐不卽捕削官職稍起羣衆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爲還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凡十年哲宗立召知開州召入連擢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快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堯俞請留不聽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舊職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爲之一空堯俞曰確之

宋史新編卷五

六

黨實尤者固宜逐餘可一切置之且言以陛下盛德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蚊蠅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哲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謚獻簡坐元祐黨奪贈後黨綱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堯俞厚重言寡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色司馬光嘗謂郡縣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